



沃洲禅院话变迁

唐大和六年(公元 832 年),诗人白居易应从侄白寂然请,撰《沃洲山禅院记》。《记》中的“东南山水越为首,剡为面,沃洲、天姥为眉目”,乃新昌秀丽风光之最美写照。

沃洲山禅院,曾是新昌县区域内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为悠久的寺院。沃洲山上最早的僧人,《沃洲山禅院记》说:“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,次有高僧竺法潜、支道林居焉。”

白道猷,一说帛道猷(326—390),梁慧皎《高僧传》说:帛道猷“本姓冯,山阴人”,“与(竺)道壹颇有讲筵之遇”。“孝武(373—395)时居若耶山”。他曾长居沃洲山,有《招道壹归隐沃洲》诗:“连峰数十里,修竹带平津。茅茨隐不见,鸡鸣知有人。闲步践其径,处处见遗薪。始知百世下,犹有上皇民。开此无事迹,以待疎俗宾。长啸自林际,归此保天真。”从而,开创了中华山水诗的先河。

永和(345—365)间,高僧支遁在沃洲小岭立寺行道,养马放鹤,著铭戒堕,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和梁慧皎《高僧传》均有记述。初,东晋高僧竺法深在剡东岬山创寺,研究佛学。支遁甚是羡慕,就向竺法深买山隐居。竺回答他:“你要来就来,没听说古代的贤达巢父、许由买山隐居的。”“买山而隐”的典故遂成为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佳话。随后,支遁在沃洲小岭建立寺院,宣讲佛学,跟他学习的僧人有一百多人。支遁发现有不够努力的僧人,就专门撰写了一篇《座右铭》勉励他们。支遁在沃洲小岭寺创办中国最早的“佛学院”,供一百多个僧人读经研讨,那寺院的规模就可想而知了。

到了唐代,白寂然重建沃洲山禅院,白居易在《记》中说得明明白白:“太和二年(828)春,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,见道猷、支竺遗迹,泉石尽在,依依如归故乡,恋不能去。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,始为卜筑;次廉使陆中丞知之,助其缮貌。三年而禅院成,五年而佛事立。正殿若干间,斋堂若干间。夏腊之僧,岁不在八九十。”元相国就是元稹,



陆中丞就是陆完,他两人先后任浙东廉使,支持或资助白寂然重建沃洲山禅院。元稹更是白居易的好朋友,白任杭州刺史时,元任浙东廉使,两人过往甚密。可惜此后不久,遇到了会昌(841—846)废佛,沃洲禅院也在劫难逃。

宋代的沃洲禅院叫真封院,有吴居厚(1039—1114)撰有《游沃洲山真封院并序》。他在《序》中说:“一日,风甚寒,天姥盛雪,适会稽有移文,乘兴便往,值暝不及,遂宿于梅林僧舍。平明,过真封院。先至养马坡,陡鹤鼻峰,入门谒道猷影堂,访支遁庵基,观锡杖泉,眺放鹤峰,徘徊而还。”他在《诗》中又说:“靠昏投宿梅林村,侵卯便过真封院。新霜滑汰行李难,一步一拄一回眩。养马坡前秋草黄,骏骨已埋无复见。放鹤峰头树影孤,鹤不归来云漫漫。入门触物皆荒凉,尘几蠹经三

五卷。饿鸦叫噪绕生台,野雀毡毳集寒殿。老杉千尺惟空腔,犹有枯藤半索缠。”情景是何等的凄凉。吴居厚在仁宗嘉佑八年(1063)中进士。熙宁三年(1070),为武安(今湖南长沙)节度推官。而据明万历《新昌县志》载:“真觉禅寺,在二十三都。宋治平三年(1066)改真觉院,洪武十五年(1382)改禅寺。”由此推断,吴居厚是在嘉佑八年至熙宁三年之间,任职在新昌。而这首诗则在治平三年(1066)真封寺改称真觉院前写的。

沃洲禅院历经千年风霜,至 20 世纪 60 年代,尚有瓦房数间,晨钟暮鼓,颂经声声在沃洲、天姥间回荡。至 70 年代,长诏水库建成,支遁庵基没人浩淼水底。现今只能在长诏水果园的砌坎上,寻找真觉寺的残碑断碣,探索沃洲禅院的遗迹。

(唐佳文 撰文)



“万马渡”“去思岩”石刻



万马渡,明代摩崖石刻,位于我县儒岙镇甘湾村。从山腰至山顶一川巨石,小溪从巨石堆中蜿蜒穿行数里。大雨过后山洪倾泻,冲击巨石,声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,气势磅礴,蔚为壮观。在万马渡桥旁的巨石堆中,有一块长 4.2 米,宽 4.0 米的花岗岩巨石,上镌刻“萬馬渡”三字,繁体阳刻,柳体真书,字径 0.65×0.65 米。上款阴刻“萬历丙申秋”,下款“莆田吴献台书”。书者吴献台,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)任浙江提刑按察使台州兵备道分巡绍台副使,奉旨赴新昌里赵村“御祭”曾任工部尚书的吕光洵,游历万马渡时题字,三年后镌刻于此。

去思岩,民国摩崖石刻,位于我县儒岙镇横渡桥村。前临大屋基山,后靠宽埠头山,横渡桥至周家山及万马渡机耕路从该石刻

前通过。“去思岩”立面长 3.56 米,宽 2.76 米,字径 0.50×0.50 米。“去思岩”三字为阳刻楷体,上款阴刻“县长张公晓崧德政”,落款书“报国乡乡长王弘茂敬书”,“中华民国三十□三月□日”。此题刻用笔朴厚,笔力遒劲,然风化严重。

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,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,包括上面提及的各类文字石刻、石刻造像和岩画。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,盛行于北朝时期,直至隋唐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。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。

“万马渡”“去思岩”石刻于 2009 年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(钟靓 撰文)



明清有功于地方的新昌籍官员

(二)

丁未(1487)俞振才任湖广按察司副使,分巡荆南道兼理十三郡戎政,岁大涝,民饥,多聚为盗,振才便宜赈之,发兵进剿,一方赖以安。南渭王长子有罪,振才议请于朝,勘实以闻,废为庶人。松滋郡王犯法,招抚,按三司阅实,振才以计诱捕之,咸服其见。武昌知府王达,恃权威,大肆婪暴,郡民苦之,监司莫敢发,振才录民冤词百数,以上报朝廷,命下,振才治之如法。臬司有淫祠,为官民尊信,振才命改为攒造按牍,所惑遂解。进表至沧州,卒无以为敛,闻者惜之。振才性孝友,侍父母,未尝有愆容,敦睦宗党,急人患难,历官二十余年,家务全不经意,退必读书,所著有《皇华集》《内外台集》《湖南联句诗》《湘湖稿》《新齐集》。俞振才于当地肃清吏治、安定百姓,保一方稳定平安,贡献甚巨。

梁敦怀,原名家,号素园,后以字行,彩烟乡云溪庄人,父鳌,邑庠生,游学在京,入永平(永平府,今河北秦皇岛)官吏幕,携带梁敦怀前往,知府李奉翰(清朝大臣,李宏之子、历任两江总督兼领南河事等高官)素精相术,一见奇之,劝毋学幕职,当别有就,同族文定公国治(即祖籍新昌的会稽状元梁国治)乾隆间名相也,曾来新昌祭祖,稔熟其家世,时以湘抚入军机,会四库馆开(即编纂《四库全书》),需誊录(抄写文员),梁敦怀父率至京,谋于梁国治,适额满,仅以供事保送,遂留为馆客,议叙得四川金堂县典史,时年已三十有四,二年,署梓潼丞,乾隆五十三年(1788)廓尔喀事起(即尼泊尔兵入侵西藏),奉檄至军前差遣,中道以事平回任,五十六年,西藏用兵,又赴粮台差,得奖叙,以冕宁丞署洪雅县印。县故有田河,被激流冲毁,梁敦怀纠集士民筑堰围之,成沃土,会名山、起水二县令以供应兵差误,被撤职,梁敦怀署任,兼理站事,上司益器重其才干。嘉庆元年(1796)升任太平县,时鄂陕等教匪蔓延及川东,虽剿抚兼施之,诏下而匪踪飘忽无定,云阳首当其冲,檄改任,由间道方达,已焚劫一空。梁敦怀于抚恤中兼筹防守,期年立寨堡至六百余,以粮米分贮,既免侵掠,又省转运,军需得以保障。经略益喜之,下其法令,各站仿行。初匪于大军追剿即散窜,军过则回匿山洞,复出劫掠,零星小股以百计,中惟张长青、王国贤二股各有数千人,尚往来三省交界中,梁敦怀任云阳既四年,民亦苦乱离,多躲避。梁敦怀饥则为赈军米以赈,到期归还,无一欠粮,又建书院,以教其优秀者,以故上下益联合。张长生,长青弟,原来为云阳百姓,以病为堡勇缚送公署,梁敦怀独优待给养之,张长生益感激,梁敦怀从容询问,得其情,长生言,惟惧死,不敢降,降亦恐不免于死,即使百姓跟随做过土匪而从善自新尚难,更遑论吾兄?

(唐樟荣 撰文)